

詩

本

義

詩本義

四部叢刊三編經部

上海涵芬樓景印吳
縣潘氏滂憲齋藏宋
刊本原書版匡高二
十公分寬十四公分

詩本義卷第一

歐陽氏

關雎

論曰爲關雎之說者既差其時世至於大義亦已失之蓋關雎之作本以雉鳩比后妃之德故上言雉鳩在河洲之上關關然雄雌和鳴下言淑女以配君子以述文王太姒爲好匹如雉鳩雄雌之和諧爾毛鄭則不然謂詩所斥淑女者非太姒也是太姒有不妬忌之行而幽閨深宮之善女皆得進御於文王所謂淑女者是三夫人九嬪御以下衆宮人爾然則上言

睢鳩方取物以爲比興而下言淑女自是三夫人九嬪御以下則終篇更無一語以及太姒且關雎本謂文王太姒而終篇無一語及之此豈近於人情古之人簡質不如是之迂也先儒辯睢鳩者甚衆皆不離於水鳥惟毛公得之曰鳥摯而有別謂水上之鳥捕魚而食鳥之猛摯者也而鄭氏轉釋摯爲至謂雌雄情意至者非也鳥獸雌雄皆有情意孰知睢鳩之情獨至也哉或曰詩人本述后妃淑善之德反以猛摯之物比之豈不戾哉對曰不取其摯取其別也睢鳩之在河洲聽其聲則和視其居則有別此詩人之所取也孟

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鄭氏見詩有荇菜之文遂以琴瑟鐘鼓爲祭時之樂此孟子之所謂也

本義曰詩人見睢鳩雌雄在河洲之上聽其聲則關關然和諧視其居則常有別有似淑女匹其君子不淫其色亦常有別而不黷也淑女謂太姒君子謂文王也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者言后妃采彼荇菜以供祭祀以其有不妬忌之行左右樂助其事故曰左右流之也流求也此淑女與左右之人常勤其職至日夜寢起不忘其事故曰寤寐求之輾轉反側之類是也后妃進不淫其色以專君退與左右勤其職事能如

此則宜有琴瑟鍾鼓以友樂之而不厭也此詩人愛之之辭也關雎周衰之作也大史公曰周道缺而關雎作蓋思古以刺今之詩也謂此淑女配於君子不淫其色而能與其左右勤其職事則可以琴瑟鍾鼓友樂之爾皆所以刺時之不然先勤其職而後樂故曰關雎樂而不淫其思古以刺今而言不迫切故曰哀而不傷

葛覃

論曰葛覃之首章毛傳爲得而鄭箋失之葛以爲絺綌爾據其下章可驗安有取喻女之長大哉黃鳥栗

留也麥黃椹熟粟留鳴蓋知時之鳥也詩人引之以
志夏時草木盛葛欲成而女功之事將作爾豈有喻
女有才美之聲遠聞哉如鄭之說則與下章意不相
屬可謂衍說也卒章之義毛鄭皆通而鄭說爲長
本義曰詩人言后妃爲女時勤於女事見葛生引蔓
于中谷其葉萋萋然茂盛葛常生於叢木之間故又
仰見叢木之上黃鳥之聲喈喈然知此黃鳥之鳴乃
盛夏之時草木方茂葛將成就而可采因時感事樂
女功之將作故其次章遂言葛以成就刈獲而爲絺
綌也其卒章之義毛鄭之說是矣

卷耳

論曰卷耳之義失之久矣云卷耳易得頃筐易盈而不盈者以其心之憂思在於求賢而不在於采卷耳此荀卿子之說也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也臣下出使歸而宴勞之此庸君之所能也國君不能官人於列位使后妃越職而深憂至勞心而廢事又不知臣下之勤勞闕宴勞之常禮重貽后妃之憂傷如此則文王之志荒矣序言知臣下之勤勞以詩三章考之如毛鄭之說則文意乖離而不相屬且首章方言后妃思欲君子求賢而置之列位以其未

能也故憂思至深而忘其手有所采二章三章乃言
君能以壘觥酌罰使臣與之飲樂則我不傷痛矣前
後之意頃殊如此豈其本義哉

本義曰卷耳易得頃筐小器也然采采而不能頃盈
后妃以采卷耳之不盈而知求賢之難得因物托意
諷其君子以謂賢才難得宜愛惜之因其勤勞而宴
犒之酌以金壘不爲過禮但不可以長懷於飲樂爾
故曰維以不永懷養愛臣下慰其勞苦而接以恩意
酒歡禮失觥罰以爲樂亦不爲過而於義未傷故曰
維以不永傷也所以宜然者由賢者臣勤國事勞苦

之甚如卒章之所陳也詩人述后妃此意以爲言以見周南君后皆賢其宮中相語者如是而已非有私謁之言也蓋疾時之不然

樛木

論曰毛傳葛藟尤爲簡略然以其簡故未見其失鄭箋所說皆詩意本無考於序文亦不述雖詩之大義未甚失然於說爲衍也據序止言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爾鄭謂常以善言逮下而安之又云衆妾上附事之而禮儀俱盛又云能以禮樂其君子使福祿所安考詩及序皆無此意凡詩每章重複前語其

甚多乃詩人之常爾豈獨於此二章見殷勤之意故曰衍說也

本義曰詩人以樛木下其枝使葛藟得託而並茂如后妃不嫉妬下其意以和衆妾衆妾附之而並進於君子后不嫉妬則妾無怨曠云樂只君子福祿綏之者衆妾愛樂其君子之辭也

蝨斯

論曰蝨斯大義甚明而易得惟其序文顛倒遂使毛鄭從而解之失也蝨蝨蝗類微蟲爾詩人安能知其心不妬忌此尤不近人情者蝨蝨多子之蟲也大率

蟲子皆多詩人偶取其一以爲比爾所比者但取其
多子似螽斯也據序宜言不妬忌則子孫衆多如螽
斯也今其文倒故毛鄭遂謂螽斯有不妬忌之性者
失也振振群行貌繩繩齊一貌螫螫衆聚貌皆謂子
孫之多而毛訓仁厚戒愼和集皆非詩意其大義則
不遠故不復云

兔置

論曰兔置小人之賤事也士有旣賢且武又有將帥
之德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其謀慮深長可以折衝
禦難於未然若鄰國有來相侵則可使往而和好以

平其患及國有出兵攻伐則又可用爲策謀之臣論其材智可爲難得之臣也有人如此棄而不用使在田野張置楮枳躬小人鄙賤之事則周南國君詩可以刺矣亦何所美哉如鄭箋所謂武夫者論材較德在周之盛不過方叔召虎吉甫之徒三數人而已春秋所載諸侯之臣號稱賢大夫者亦不過國有三數人而已今爲詩說者泥於序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之語因以謂周南之人舉國皆賢無復君子小人之別下至兔置之人皆負方叔召虎吉甫春秋賢大夫之材德則又近誣矣就如其說則舉國人人可用卷

耳后妃又安用輔佐君子求賢審官至於憂勤者乎
肅肅嚴整貌而毛傳以爲敬且布且楬杙何容施敬
亦其失也春秋左氏傳晉卻至爲楚子反言天下有
道則諸侯有享宴以布政成禮而息民此公侯所以
扞城其民也及其亂也諸侯貪冒爭尋常以盡民則
略其武夫以爲腹心二者皆引趙趙武夫之詩以爲
言如卻至之說則公侯扞城爲美公侯腹心爲刺是
免置一篇有美有刺卻左皆毛鄭前人其說如此與
今詩義絕卻至所引纔詩四句疑當時別自有詩亦
爲此語故今不敢引據第考今詩序文以求詩義亦

可見矣

本義曰捕兔之人布其網罟於道路林木之下肅肅然嚴整使兔不能越逸以興周南之君列其武夫爲國守禦赳赳然勇力使姦民不得竊發爾此武夫者外可以扞城其民內可以爲公侯好匹其忠信又可倚以爲腹心以見周南之君好德樂善得賢衆多所任守禦之夫猶如此也

漢廣

論曰據序但言無思犯禮者而鄭箋謂犯禮而往正女將不至則是女皆正絜男獨有犯禮之心焉而行